

傳

表

二十五年

至

二十七年

未

完



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注下車送葬，一車亦皆依上公禮九乘，又有兵甲，今皆皆損。

服虔云：下車遣車，如上公亦食饋九牢，遣車九乘。雜記云：遣車視宰數，鄭云：言車多少。左氏所包遣奠牲體之數，大夫以上乃有遣車。遣車亦明器，送車曰棺，雲我所包遣奠，藏之於壙。中杜謂：下車送葬，一車，則是貳車，非遣車也。周禮大行人云：上公貳車，九乘，侯伯貳車，七乘，子男貳車，五乘。若是侯爵，若依上公之禮，用九乘，今

則仍用七乘是降損也禮是七典皆有兵甲

今皆無之故曰不以兵甲也今案周禮中車大表節

車注云遺車一名高車表節

注云遺車遺車表節

注云遺車中車一節遺車表節

其不如法度也蓋遺車為明器下車為素納之塘

中下車即素車不納塘也送形而往迎形而反與

服說異也既夕禮明器用器有弓矢之屬等役器

者甲甲干箠是明器也有兵甲也孔疏云甲兵

若是明器則當云云甲兵不以甲兵也用

甲兵也葬是送終大禮注當備軍陳若得葬霍

光於材官輟車比軍伍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

葬所以葬之也建編云司馬昭弒高貴鄉公以王

禮葬之禮焉去秋云丁卯葬高貴鄉公於以陽

西北二十里潭淵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纛旋

全襲左氏此所以明降帝禮為王行也降九乘

為七乘而送也此高貴於高先比司馬為符氏也

杜預托左氏以掩司馬氏之惡習鑿鑿也托左氏

以誅司馬氏之奸習氏固自托為南史氏歟裴

松之譏其惡也過言托知言也

晉侯脩自洋

注洋關

張雲璈云禹貢鉅指謂洋水源出秦山之水山

即北汶水經汶水州志謂之整汶水在今泰安州

南於為秦安雲璈案之水山嶺一曰源兩水半西南

流至界首村北折入長清縣之中川遂於清河

半東南流至梅花峪因名泮水水經濟水注云

泮水出於水溪也

天子秉儀伐裔以報朝歌之役

注朝歌役在二十二年不書伐裔之人逆服不加

齊人以莊公說

注以弑莊公說晉也

使濕鉏造咸慶封也師

注慶封獨使於晉不通於侯故不書鉏濕朋之常孫

男女以班

謂男女各別係果以不晉別姓云哀六年以秦人男

女以韓與此曰謂男女各別示晉以怨懼服罪祀以

為賂也鄭之伐陳二侯使其果男女別而累以待

於朝二即此意班之別也

賂晉侯以宗器來器

注宗器祭祀之器宗器鐘磬石之屬

自六正

注三軍之六師

五吏二十帥

注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中之屬官

董道云五吏謂三公有五吏為二十帥之長

知何所授今案古制文武不參連杜亦安為帥沈

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

注百官正長辱有司之師旅小將帥

及百官守之皆有賂

注皆以男女為賂百官守之國也

正義云杜以上句男女以班與賂連文故云皆以男女

為賂別杜以為男女以班示降服於晉有賂在皆有

賂財賂之非以男女為賂今案也後是也

二百保許之

注晉侯受賂還不滅在者有喪師自宜退

二百保明以受賂還而杜乃以不伐喪代飾其過

真得解之無論莊公死之前後未伐為伯主

在印在聲其罪非以誅逆賊為名以此則義

聲動天下故侯誰敢不服在乃大合該侯受賂

而還至丘之會且与弒君之賊同盟去弒書之  
其惡自見也

便叔向告於該侯

注告齊服

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結小國君之惠也  
寡君聞命美也書侯使魏舒宛沒逆術侯

注術獻公以十四年奔齊

有罪謂齊也謂在行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術侯

注術獻公以十四年奔齊

將使術与之夷儀崔子止其幣以未五鹿

注崔杼別以術之五鹿故留術侯妻于於齊以

所見

五鹿而信二十八年行晉侯侵曹伐術取五鹿而此

詳見傳二十三付邑術出于五鹿下

初陳侯會林之子伐鄭

注在前年

當陳道在丹堙木刊

注注經以堙塞以刊除也

重栎云淮南兵略刊高誘曰遂道也司空治軍

隨道果屬慢云樂陳當讀直親反昭十七事盈

其隨處所以待命是也今案陳讀直而讀五通埋說文作聖

云塞也服虔云埋塞利前也與杜注同義今案司

鄭人怨之六月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宥突

陳城

注宥宥也

遂入之陳侯拔其太子偃師奔墓

注邾逃豕間

偃師悼太子也昭公八年為公子招所執

遇司馬桓子曰我余

注陳之司馬

周氏附論云之表三年袁橋授世族信云信桓子美

時為司馬

曰將巡城

注不刺我公以巡城辟

遇賈獲

注賈獲陳大夫

我其母妻下之而投公車公曰舍尔母

舍止息也

辭曰不祥

注雖急程不刺男女无別

与其妻投其母以奔其墓亦免于展命師無入公宮  
与子產親御社門

注欲服之而已故禁其侵掠

陳侯使司馬桓子賈以宗器陳侯免柳社

注免喪服柳社柳社主示服

禮書云先儒謂社主石為之見周小宗其長不逾尺

五寸其短以寸計之唐之時者高五尺六寸方二尺

七寸羊豕有所待然也而議者謂宜長五尺方二

尺埋其羊於土中此臆說也古天子社侯有穀

曰社之禮而陳侯壹柳社以見鄭子展果埋其

沈欽郭云免則  
由社之柳社主示  
將殺于社

半則不可迎而栽果石長五尺方二尺則不可取

高柳果履鏡云案呂氏春秋貴直篇云板石社

淮南齊俗訓云殷人之禮其社用石鄭注蓋本此

為義禮書引蓋主一尺六寸今案案章我對哀公

云殷人以柏蓋殷之社之用木主非石也

使其眾男女別而盟以待命於朝

注盟自因係以待命

此与上文男女以班因義蓋當時降服之禮

子展執紼而見

注見陳侯



再拜禮者承飲而進獻

注承飲奉能不失臣敬

子美入教修而出

注子美子序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

祝社司轉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注被除也節兵符陳亂也其案官修其兩職以

定之乃還也

說文云被除惡祭也用行小祝大師嘗豐祈號祝有定

我之則保節祀于社後鄭云郊社皆守祀之張

兵今陳已服則我兵不強故被除不祥祝與司徒等

皆是之故之山官因陳亂衆官皆失其職故子展子

產使領其事祀服所謂各致其主于子產也

再致節子向般人改葬而致子路云致事還其職

位案二十八章何受而精致之注云致還公此致即各

還其職之也白虎通封公侯為司馬主兵司徒主

人司空主地故主人也致民主兵也致其主地也致地師

還其職之也注所謂正其案官修其兩職也刑姓安

留於官皆鄭人而服產又以致為致之子產皆失之也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平丘

注侯者而和同盟以昭者三同盟

伐齊受賄而與弑君曰之賊同盟將道六宗逆伯  
業掃地矣

趙文子為政

注趙武伐范自句

令薄法侯之節而重其禮

注以重禮待所侯

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必紅兵其少弭矣

注弭止也

齊有慶新以將求善于所侯武又知林之令月

注令月屈建

樂從從云禮云

晉獻子既室

成室非也恐趙

武從獻也

折區

其解於獻文二

字皆趙武從也

重文子之類也

呂氏春秋書石若

注云昭叔從趙

也蓋古亦有後  
注之法通典有車  
後從議可證

趙文子與屈建相知正義云下文物言屈建為令月

亦因侯舒鳩而追序之

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就所侯兵可以弭

注為二十七年晉林之盟于宋時

案州禮所以已兵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仍有其禮

一無異戰皆不以禮故也子產之對晉人孔子亦云

其禮曰言以禮示之則民服文子之言子謂其能

一而矣

趙文子為政

注屈建子木

案屈建為莫敖二十五年乃今日二十八年

屈為乃莫敖

注代屈建宣十二年鄭之殺楚有屈為乃左廣之右也  
本屈為乃屈建之祖父今此屈為乃同一姓名

陳氏世族譜云屈為宣十二年見或云屈為王子此屈

為乃連月二十五卒乃莫敖教與屈建同時人

舒鳩人卒叛

注前卒辭不叛

林之今日子木伐之及郟城

注郟城舒鳩城

案案集云郟城今舒城縣境以官古云杜注殊為

所據今考鐘經在口天林之之間得鐘郟縣考經叶

為舒離子國當即此也

吳人殺之子木遂以右師先

注先至舒鳩

子彊

注本皆作子彊唐奉子本三作子彊與宋本同

息桓子捷子驍子孟帥左師以進

注五人不及子木與吳師相遇而退

吳人居其間七日

注居楚而軍之向

銜為兩軍

子強曰久將整隘乃為之不出速戰

注整隘慮水雨

年表載吳成六年注云整隘三顧困之方書云整下

吳地水涇久積於此慮水雨木李氏將困病故思

不事為制

襄九年辛付支掃辛苦整隘注云整隘猶委頓成六

辛付民愁則整隘注云整隘三顧困之此整隘當三

水之言久則軍情困倦所謂暮氣也杜謂慮水雨

非也蓋說文三作阪故云隘乃為也

請以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

注簡師精兵駐內後為陳

我克則追奔則三視之

注視其形勢而救助

乃可以免

免被口天為

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入以其私卒先擊于吳師吳師

奔登山以牙見林不徒後逐之傳其軍

注吳遂逐五子至其本軍

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注五子既敗吳師遂圍及子木共圍滅舒鳩  
術獻公入于夷儀

注乃下自夷儀與寡言張本

此與鄭駁公入于楛曰曰乃復位之地

鄭子產就捷于晉

注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

戎服將事

注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

正義云周禮司服之凡兵之卒弁服鄭云衣弁以韠

帶為弁又以為衣者衣朝服之冠緇布衣素積

以為裳且其戎服異於朝服也

晉人曰燕之罪對曰若虐矣國父為國尚正以服于我

先王

注國父晉之君也後世尚周之興國又為武王尚正也

我先王賴其利四命甲也與其神也之後也

注晉所恃謂之神也

原以之女大拒死胡公

注原甲也之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闕文之子也

原書也也表謂武王以女妻過也又原胡公案原書地理表也

婦人尊卑 亦祭服用史臣故其俗亦鬼

而封以陳以備三恪

注曰曰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

王後為三國其禮軒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說文引作以陳備三憲徐鉉等曰今俗作恪今案魏

善次碑又作恪之與憲心一在下一在旁蓋一字之訛謂

憲實為小者也夏殷及舜後用以各禮待之故詩

有客有客謂之王之後不知何時加心又去以頭為恪云

其禮轉降示敬故曰恪語殊不詳案記云武王克殷封

黃帝之後於封帝先之後於封帝次之後於封

下車封夏后自之後於封殷之後於宗鄭君謂祀宗

為二王之後於封禮陳為三恪易杜以夏殷之後為二王後又

封陳并二王後為三恪今案鄭說為長

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

注言口法用之無物至今賴用德

桓公之亂也祭人形立其出

注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桓五年其祭出

桓公之子厲公也

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

注五父位桓公弟殺太子完而代之鄭杜公因就立

其位

及父殺太子而奪其位之也公奉之而居其位是助  
亂也子產乃以子鄭之功在不過應數鄭之於陳  
極有恩德耳

如蔡人殺之

注則立其出故

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

注奉戴程奉子

至於莊宣

莊公林宣公行白

皆我之自立

注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

夏氏之亂成公播蕩

成公年也

又我之自入居所知也

注播蕩流移失所宣十一年出夏微舒殺靈公靈公

之子成公不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

今株念固之大德哉我大惠之業我相親介特慈之眾也焉

陵我敵口已不可信口也

注信度也口是口也

我是以有往事之告





注方千里

白虎通云京師在何謂以千里之已既以何倍以侯  
列國一曰 注日月之行千里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

注方百里

果廣實... 注方百里

而餘別馬... 注方百里

百里象... 注方百里

云十終... 注方百里

西義云... 注方百里

機云... 注方百里

注方百里

月... 注方百里

注方百里

注方百里

自是以衰

注衰差降

今大國多數折矣

不但一曰且數倍於天子之地孟子謂今魯方百里在

九魯高九此何況於大國之乎

若上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我服對曰我先君武在

武公掘突於莊公寤生

為平桓所十

注鄭武公莊公為周平王桓王卿士

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

注晉文公

命我文公

文公鄭伯捷也

我服斬王以授材捷不敢廢廢王命也

注城濮在信二十八年

士之壯伯不能詰

注士之壯伯士弱也

此與成二年士之壯伯非一人

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祀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

子展相鄭伯也晉封陳之功

注謝晉受其功

子西傷伐陳之及鄭平

注前謂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

仲尼曰志有之

注志古書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注足程成也

志之所在能言之以達之言之所立能文之以行之

只与与一不到之安

不言能知其志言之与文行而不逮

注耐得行程不能及逮

案自古及今天下之國及國中人不計其數以古之言

故耳國自有史所以即有古言古又以僻絕不又不能傳

久故自三皇五帝以來也付在祿有世數而孔子又

上古之世信紳錄言故則書斷自唐虞善至此時指

有言可紀有文可觀也孔子以所未表斯文為己任也

今乃以數千言付習之文改為白話也備於夷狄之也

也其滅種滅之尤聖王也必云

注載錄全讀也此有感於今世之所為致致相言之

晉為伯鄭入陳死文辭不為功慎辭也

注樞機三共皆榮辱之主

楚也為掩為司馬

注為子馮之子

為掩又作蓬掩古今人表作蓬蓬奄

子木使處厄賦

注厄治

賈逵以為賦稅善品

數甲兵

注閱教之

甲午為掩書土田

注書土地之所宜

度山林

注度量山林之材以供國用

賈逵云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而當一井案用程大司

注注云積石曰山竹木曰林

鳩藪澤

注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以焚燎壞之浦鍾正誤云壞衍字

以續通解按案此以備田獵之安

賈逵云藪澤之地九夫為鳩二鳩而當一井案說

文云藪大澤也國禮澤度厚有大澤大藪小澤小藪鄭

居云澤水而鍾也水布曰藪案爾雅釋地十藪李巡曰藪

澤之別名也詩大叔于田釋文引鄭詩章句云舍藪居

之曰藪蓋而今有水旱之不安也

辨京漢

注辨別也統言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乃一家蓋之地

賈逵云京漢之地九夫為辨七辨而當一井案爾

雅釋山統言謂之京案鄭注本入中野傳說文云京

人所為能言巨也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

阜下曰大曰陵詩釋文引鄭詩章句云四平曰陵言土

古而四平在曰陸也東乃人力陸也天生杜言家墓也  
在今世人居曰墓曰陸大墓曰京村所謂京觀是也  
表淳鹵

注淳鹵地薄之地 增音字 表異軒其賦稅

賈逵云淳鹹也淳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表而當一井

浦鍾正誤云淳鹹也膏作地說文云鹵西方鹹地也

从西省象鹽形易定有鹵縣東方謂之斤西方

謂之鹵果履履云西禮注大鹹曰鹹陳澧云鹽味之厚

斤淳有大義外何鄭語淳耀是也亦有厚義文

選思立賦注不洗曰淳是也且鹽乃糶而成与考工記

淳而清之曰膏一攻賈氏訓淳為鹹也 高靜齋 淳斤

一釐斤之轉淳鹵即斤鹵也孫星衍云天生曰鹵 水也

鹽池也人生曰鹽為東海煮鹽也今案禮記曰則淳

熬注云淳沃也淳蓋熬煮之義即人生曰熬之淳与醇

通莊子係性為粹文云醇本作淳是也詳書陳湯付注

云不雜曰醇凡煮鹽之法去其渣泥土渣滓與夾雜不

淨之物故曰淳 淳 與鹵 淳 加皮一 淳 淳 淳 淳 淳

猶孟子所謂肥磽言地之美惡不同也後淳張衡詩云不

洗曰淳洗也考工記鍾正注云淳沃也儀禮特牲饋食

禮淳沃注云淳沃精注之蓋淳与沃同義文選西京

賦地沃野蓋注云沃肥也魯語沃土民不材注云沃肥

美也淳乃沃土固为斥土表而異之美惡辨字以定賦則以此解淳  
字似較明通但与下并衍沃義疑

數疆潦

注疆界有法潦在計數減其租入

賈逵云疆二縣境垣之地疆潦之地九方為數五數而當

一井之案疆際上應茂一潦字疆者乃疆沈欽韓云

管子地員篇者墟歷疆肥注悉疏也疆堅也又云五

志之狀康焉水墟注墟樣疆草人職疆際用黃通

鄭云疆際疆堅也与管子義同此疆潦謂土性剛硬

受水則潦今直隸山在極堅而疆字加土更誤也通典

平田制云土較安每頃五十畝配牛二頭疆硬安一頃二十

畝配牛一頭是也杜作疆界也杜在宣之田民月令曰

正月上氣上騰土長冒極深根不拔記勝之書極木  
長尺二寸埋尺見其

二寸五寸後土也極塊散上急茲田疆土里墟之田今案杜

注鄭眾以為疆界內有水潦實以疆臨不利疆境垣

刊潦皆托也科記曲禮水潦澤釋文云雨水謂之潦說

文云潦雨水大兒凡沙土之地狂雨水則實膠泥之地

狂雨水則疏膠泥疆堅受雨水不能行極則謂之疆潦

規偃稿

注偃稿下澄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

賈逵云偃豬之地九夫為規四規而當一井也今案偃與  
堰通豬與豬通用種稻人以漲高水注云偃泚去高流  
水之泚也穀梁傳元年孫公敗邾師于偃釋文云偃  
本作堰文選沈休文三月二十日詩注引廣雅云堰潛水之  
謂潛築土以壅水也書禹貢大野既豬馬融注云水  
所停止深也曰豬道爾雅水之安曰都今案種人司  
農注引仔細偃豬作規偃豬皆同音相假也偃豬所  
以畜水杜注引謂下溼之地非也

### 町原防

注廣平曰原防限也通限防向地不修方正也井田制為

### 小頃町

賈逵云原防之地九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也今案爾雅  
釋地可食土曰原町元年公羊何云上平曰原可種五  
穀也釋丘之曰大防用種稻人云以防止也孫注云陸阿  
小田可種穀也音曰本李注云謂土地宜寬博而平正名之  
曰原釋名云廣平曰原詩白土年何云左平曰原公  
羊昭元年何云上平曰原以皆可所以於燕五穀也周語  
不防川注云防障也釋丘墳大防孫注云防謂限也穀  
梁昭元年傳注云防為田之大限稻人以防水注云防  
泚旁限也案偃豬高水於內原防障水於外町也

一切狂者義八引於君故云町田區也蓋區田於原上  
防水患也

牧濕泉

注濕泉水岸下濕為射地

尔雅田釋地云下溼曰濕李巡云下溼謂土地窵下名為溼

也詩鶴鳴于九皋傳云皋澤也鄭君以皋為澤也地

釋文九皋詩九皋九折也  
刻驂步余馬相之閒皋方王逸注云澤曲曰皋鶴鳴

文選秋興賦注云水田曰皋史記孝武紀問及以溢皋

陸厥師古云皋水旁地也蓋即今蒙古水草之地牧

牛羊也

井衍沃

注衍沃平美之地則水周禮制以為井田六尺為步

下為故三下為女九女為井

賈逵云平曰衍有波曰沃衍沃之地敵百為女九

女為井正義云傳稱鄭瓊氏之地沃饒魯語云沃土

之民逸則衍沃俱是平美之地衍是為平而美也

沃是下平而美也二在是之良田故水周禮之法

制之以為井田今案東漢書地理志云廣

制之辭天向其衍幾何王逸注云衍廣也司馬

相光上林賦云離靡之廣衍田中草木自榮鄭注



小尔雅云降之度与理之制文選而京賦地沃野

善注云沃肥也魯語沃土之民不材布昭注云沃肥美也

周禮注云其有原濕新沃之集解引唐固云有濕曰沃

山海經大荒西經有沃之國沃民是也安郭璞注云言

其土沃饒也此蓋上土之田故制為井正義云周禮小司徒

云乃經土以而井牧其田野鄭玄云今造都鄙授

民者不與一易再易通志十二而亦一且之謂之井牧是

鄭賈同此說也案周禮所授民田不過再易唯有三當

一耳不似有九當之山林義舉京陵傳疏亦和可食

之地不在授田之限雖九倍與之仍以充稅而使之當一

并其具以度鳩之等此皆為九夫之名經好亦有此自

故林不用事也李貽德云賈以辨度鳩之等皆

為地名古以周禮小司徒井牧其田野也明井牧是田

野之名也云牧濕原亦井行沃為井為野之名與周禮合

則相之度鳩謂表皆是因地以立名矣沈欽郭云賈

氏以經約九等之大數非真受田有此制也孔疏祇

以杜預不用蓋執周禮授田不過三而當一不似有九

當一此其蔽也案案管子地員今案此賦稅之善品周

禮小司徒疏云此九等是林之地若古逸有九等也

皇入脩賦

注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

賦車籍馬

注籍賦其毛色歲歲造以備軍用

賦車兵

注車兵甲士

徒卒

注步卒

案石經宋本岳步監卒卒作兵梁履繩云杜於徒兵  
下注云步卒釋之卒子忽反以右行又為徒卒則杜注  
注陸氏仍不舉付文而標注字耶陳枋華云顧炎武

抄注字耶下

案正義云車兵

本甲士也徒兵

古步卒也

白而後者作徒兵

劉炫唐言兵為

戰器也亦作徒

以為石經之卒誤作兵此顧氏失攷其說非也日知錄又

云故兵也之程兵自秦漢始三代以上皆以士為之亦誤今

及後四年注侯之既取鄭徒兵條二十八年徒兵于

注云徒兵步卒杜氏係用服虔善說之義元本

取鄭徒兵于浦上昭二十一年興徒兵以攻荊蒲之

盜案十年吾卜取此起兵皆謂士卒之烏得云始

於秦漢今案劉炫以兵為甲士步卒而執之兵孔

疏云知此兵器去上文數甲兵下云甲楯之數故

知此兵謂人也

甲楯之數

注便器械有常數

案甲車兵徒兩甲之甲杖此方是兵器

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注乃治國之禮待言林之之所以興

十二月吳子許慎伐林以報舟師之役

注舟師在二十四年也

內于棠

注攻棠也

棠牛臣曰吳王身而輕若啟之將親門

注啓門也

我獲射之必殪

注殪死也

是君也死疆其少其後之

據勅記今本作疆作疆釋文云居良反陸兩按本

蓋作疆校勘記云字本瀆與本岳本纂圖本同本

監本毛本俱作疆石經本作疆後加土今案唐表子

本三作疆謂林之之通疆所以結多息不受兵也

牛臣臣於短牆以射之在十口林之子以滅舒鳩也

木辭曰先大夫若子之功也

注往年林之子將伐舒鳩若子馮許退師以須其報

林之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也

注前年然也謂程鄭將死今亦其言故知之

向為政與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在誅之鷹鷂之逐鳥雀

也子產言以語子大叔且曰似日吾見然之面而已

注茂莊明名

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

功日夜思之思其指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與越

思

注思而後行

夫君子之於行也必先其心而後其言也

進循云说文時

田界之杜以次明之

去謂次第之田有

界則必次第旅耕

上之思其指而成

其終謂思行此一

事必將此而思之

思行一多若本思行

越而行而末思之

是為越思越其界

水曲者之有時

注言有次

其名鮮矣

孟子言周公思兼三王以放四子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平

而行之生以待旦子產論政頗合於聖王之意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

注求後國也

甯喜言許之大叔又子聞之

注大知儀也

曰鳥呀詩所謂我躬不悅皇恤我後古甯喜子亦謂不恤

其後也

注皇暇也詩小雅言人我不知自容說何暇全其後乎謂  
寓子必身受湯不始悔其後也

釋之詩作自容又谷風小弁皆作中來案

作閱由說自容

傳作夜因曰音而誤杜就其誤而妄解之

非是釋記表記三引作我躬不問注云問程容之

將手我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

注思使終不成

思其後也

注思其而後行

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

注逸書

惠棟云周書常利解云慎始而敬終乃不

困徐幹中論法象也尚引書慎始而敬終以不

困正義我以蔡仲之命云云證之此晉時偽古文

於表左傳而為之也

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注一人以喻君

今官子視君不出奕棋

注奕棋圍棋也

陈元祐致致原云程大昌演繁而致云今某

方十九道合枰乃某子三子六十一案李李台注

市昭博弈论枯基三万引邯鄲淳善二雅曰

其茶局纵横者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其

子久一万五千枚胡起鳞字崇云今国某十九行三百

六十一路子六水之宋世曰之然淳製十七道唐局或十

八道不可不知也柳子厚记石某局自然成文十有八

道可弃柳州山又唐诗咏弈有十九條平路之句

裴说知唐初不因唐十九道其十八道在或某局稍

異向为耳

其所以免乎亦去举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局而弗

内之身必不免矣九世之即族一舉而滅之万之哀也哉

注宥氏出自術武公及喜九世也

美氏世族略云術武公之子季之暨合良采於宥氏遂

以命氏也為國師子為政孫跪跪生穆仲靜二言作

靜生莊子連洵連生武子命二言作命生相成

生惠子殖四言作殖生悼子喜二言作自季之暨至喜

九世今案陳氏世族信云武公四世孫宥莊子九世孫至

喜或云武公之子曰季之暨分四世孫宥跪与美氏所載

不同

会于夷儀之成商人城邾

注有二十四年不直直言会夷儀也別二十五年夷儀会

商人之城邾蓋血羽心四指王以傾二方魯平即魯秦以

御未故之此蓋當時情事以此故總序於二十六年之上以

啓下文

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趙水秦澠盟秦伯車水晉五注

盟

注伯車秦伯之弟鍼也

陳氏世族漢或云伯車即后子之今案此三十字應在二

十六年表之上猶序本車惠公元祀二函子五十六字叙在

元年表王正月之上同一例也付蓋與經各為一書自後人

合傳於經見此三十字孤懸之在經可合孤懸在著

因綴於二十五之末而上又加傳字也杜氏反謂此傳

當在二十五年之末而特跳此在正義云禮文云跳躍也觀晉

出之跳傳寫失之非也據此可見左氏之善本在經而隔

絕原居一篇文字也

成而不結

注不結固又付為後年併成起本當從前年之末而特

跳此在傳寫失之

二十六年去秦伯子弟鍼出晉脩成

注脩公會儀成之成

叔向命召行人子員

注欲使答秦師命

子員見四年

行人子員曰朱也當御

注御也言次當行

正義云言當進侍君受君命首與注易以御天之

御行也注所謂言次當行也行人祀一子朱當御

所以次當使子朱廣雅云御使也進也行也使也皆通

而刊行尤的

三云叔向不意子朱怒曰班爵曰

注曰乃大夫

仍以黜朱於朝

注黜逐也

撫劍使也

注使叔向也

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夕幸而集

注集成

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



私于常易之姦以于君在吾所能御也

御与禦通古文有作御待谷风毛传云御禦也前

二十四年侍御程古今人表作御孫

拂衣送之

注拂衣袞裳也

晋语事注云云拂袞也袞拂道母方言云拂振也振衣相

送有怒之象杜谓拂衣袞裳也袞袞也注袞袞也

人救之平公曰吾其庶乎

注庶幾於治

吾臣之而争女師曠曰公室懼卑君不心競而力争

注谓二子不心競为忠而拊劔拂衣

不務德而争于古

注争谓所行为古

私欲已侈能与卑乎

注私欲侈即公室我廉

刘炫云不心競而力争不務德而争善皆道子朱

之心非叔向之罪杜谓争谓而人争理并责叔向

衛献公使子鲜为復

注使乃已求反國

子鲜名鱄献公同母弟

辭

注辭不能

辭則死命

注辭則叔公及子鮮之母奔由君長

對曰君之信臣懼不免於死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而叔公

使與寡君言

注言後國

寡君言曰子鮮存不然必敗

注子鮮賢國人信之必使存其國

叔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辭則

注子內止命

以公命與寡君言言曰苟及政由寡君民祭則寡人安

若告遂伯玉伯玉曰環不聞君之出敢聞其入

注十四年孫氏州逐獻公環走於近聞出

遂行從近聞出告右宰穀

注術大夫

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

注君出獻公今執刺

天下誰能

注高祖客

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

注悼子字真者以受命在二十年

穀曰我請使馬而觀之

注觀知可還否

遂見公於夷儀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

注淹久矣

而公憂色亦以實言程支人也

注言其為人程支也

若不己死今日矣

注已止也

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為亡於  
我何為

注言子鮮為義多不呂亡出

悼子曰雖然不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嘉  
居守

注二子孫文子之子

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程氏不克伯國傷

注伯國孫嘉也之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

甯子出舍於郊

注抄奔

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宮甯子宮冉子復攻孫氏克之辛  
卯殺子叔及太子角

注子叔術侯割言子叔割言術侯

服虔云殺太子角不書年重也此義云此割是穆

公之孫里背之子叔獻公為從父昆弟成十年術侯弟

黑背帥師侵鄭傳云術子叔里背侵鄭是里背字

子叔即以子叔為族也元年術侯使公孫剽來聘傳云

術子叔來聘是年族而稱之也今云殺子叔亦是年其

族為割也注術侯稱族也今案宋史記稱孫公是有謬也

將後息也其君割言罪之在宮冉氏也  
剽為叔時同來相假

注撞受父命納舊君之罪故其殺之

孫林父以威也晉

注以邑屬晉

書曰入于厥以報罪孫氏也臣之孫君實有之乎我則進否

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同旋救也

注林父子剽而術入義可以退唯以專邑自隨為罪故行

殺之

服虔云專祿謂以威報也既報術亦不臣於晉自

謂若小國是子專祿正義云其意言專屬獨

有之不屬如人也若不屬晉仍故被術侵而翹恭

晉地若不入晉之國以成之待言以威為言服言不臣  
於晉是反即所以解待也李照德云過案狂傳秘狂  
林父入于威以報不言以威歸晉則待言也晉女亦水  
楚之安魚石於彭城左然於衛為報於晉之不平邑  
備以晉之附庸自安其意則翹於晉有兵則晉成  
之晉又為之疆戚田是晉之附庸視之實未及屬  
于晉也故曰專祿為其不屬也般桓二國之間故曰  
周旋孔以服義為短非也

甲午術侯入書曰侯歸國納之也

注本晉納之夷儀今送夷儀入國猶若晉所納故莒國納

之例言國之所納而復其位

書曰侯歸以宮車歸而後歸也春秋書名惡

其後之不以正不與其歸也初歸之出入始於此也

宮氏父子之手於晉乎仍歸於國乎仍與杜設非也

大夫遂於竟女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遂去自車揖

遂於門女頷之而已

注頷搖其頭言術驕心易生

釋文云頷本又作頷今案作頷是也說文云頷低頭也

春秋傳曰迎于門頷之而已頷面黃也此言我蓋假

借字廣雅云頷推也謂推其顛也杜注有曰列子湯問

篇巧支領其既則歌合律殿釋文云領徒推頭也

注謂也餘錯之領點頭以應也唐郭子儀子孫眾多

東見其領之而已唐左氏蓋自領行而領廢矣

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子皆使寡人朝夕聞

術國之言

注二子所以女

吾子獨不在寡人

注在存向之公聞文子若言寡人言故怨之

古人有言曰死而怨勿怨寡人怨之矣

注所怨在親

對曰臣知罪矣臣不能負四羈絏以行牧臣之罪一也有出

注出謂術居謂親也

臣不能負通外內之言以子居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處其

死乃行送近闕出公使止之

注何言術侯不能罵和大臣

術人侵戚東鄙

注以林父叛故

孫氏愬于晉之成茅氏

注茅氏戚東鄙

注謂也餘錯之領點頭以應也唐郭子儀子孫眾多東見其領之而已唐左氏蓋自領行而領廢矣

春秋地名攷略云案周公孫子之封大率十皆衛地如凡共勝  
並在滑此必茅國也今案古之茅國在山东金鄉縣西南  
茅鄉地衛地之茅也杜注茅在戚在鄆戚今大名府開州  
北七里戚城茅蓋為戚屬故晉為戚成之

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萬人

注殖綽齊人今來在衛

孫蒯追之弗敢擊又子曰厲之不水

注厲之鬼也

遂逐衛師敗之圍

注蒯威之言更遂逐殖綽圍衛地

莊鉏獲殖綽

注莊鉏孫氏臣

復想于晉

注為下晉討衛張本

鄭伯賞入諸之功

注入諸在前年

三月甲寅朔享于展鴈之先路三命之服

注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摠名蓋注之於王

釋名云路三車之儀注云君所乘車曰路鄭注鄭

特牲云先路象路次路是象路之貳路之對次也

先而尚書既引鄭注則又以此路是全軌之或曰是先  
路又為全軌矣書言先軌在左塾之前而居西次軌在  
右塾之前而居東也謂王在左塾之時先路次  
路不必皆王所賜成二年公會晉師賜三帥先路三命之  
服是魯君所賜也王所賜者有曰時以三帥命于  
王在成昭十二年付叔孫昭子受三命曰首不廢君命君  
命在魯君所命也所侯有先路後路亦有大路乘祀  
曰大路天子之路所以贈諸侯信二十二年付穆王賜晉文  
公以大路之服定襄十四年祝佗言先王魯衛晉以  
大路至於所侯也即非有大功不特王賜也襄十九  
年王賜鄭子矯以大路襄二十四年王賜叔孫豹以大  
路二首命士公特何謂王命以賜之蓋四異數非常有  
也杜氏以賜魯衛晉也大路皆全路賜穆知子矯之  
大路當是木革二路不知何所據也

### 先八邑

注以路及命服為邑是先八邑三十二井

杜按周禮小司徒四井為邑以為八邑三十二井則杜規  
之云論語有十室之邑又杜注免節邑為一乘之邑  
又宗鄭之問六邑邑出戈鋌等材所以知此邑是免節等  
之邑也必以為四井之邑即馬宗理云古在居賜居邑皆



一乘之邑劉先伯說甚善杜以四井為解音取術  
西懿氏邑六十以與孫氏服處以為六十邑即一乘之  
邑杜解為六十井尤涉初君規之是也然安生禮  
記疏云卿備百邑之證鄭賜子展以六邑杜仍所據而  
宗而卿備百邑之證鄭賜子展以六邑杜仍所據而  
知其非一乘之邑耶今案卿備百邑子展為卿若僅  
以三十二井為賞之太少矣先伯有言其人重  
亦必先重也後故以路及命服也邑之先案孔子  
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不亦多與之邑是四路乃命  
服為重而邑為輕也據此則先八邑以邑先路及命

服下文君夫人乘路左所錦與馬先之以玉為錦馬之先二字此

賜子展次路再命之服是六邑子展辭邑曰自上以下  
隆殺以兩禮也居之輔在四

注上卿子展次所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  
展為卿故位在四

今本作降殺字形之誤校勘記云石經宋殘本

宗奉質祭國奔監奔王奔皆作降降書帶元成

行引傳作降殺虐卷于奔之作降殺正義云十

五字付云鄭人曰子西伯有子展之故納賂于宗是伯

有在子西之下十九年何云子展為國子西伯以是

解也

子西次子辰故以注以子西為二子辰實為三二十七章  
多子趙垂跪子辰伯有子西子三子子太叔二子石從  
於彼文次伯有在子西之上二十九章禮記論子產位  
次云夫又除之尊伯有魄子西即世即馬辟之先言伯  
有後言子西又是子西在伯有之下左按十九年傳高  
必在伯有之上蓋其後更有進退杜按傳上文以次  
之今案杜按十九年傳定子西位知伯有必在其下是也其  
傳傳文皆隨便記錄其先後皆不足憑其後進退  
之云按也

且子辰之切之臣不敢及常禮請辭

注常禮以禮見常謂六邑也

公固與之乃受三邑

注位次尚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

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

注知國政

惠孫云呂覽仲冬紀曰申侯伯取鄭三才而知鄭  
國之凶高誘曰知孫易也今案知政而後能為政故前  
點皆曰知後也之乎知政之三年也

讓不失禮

論語云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晉人為孫氏所召汝侯將以討斬也夏中行穆子來聘  
召公也

注召公為澶淵會

上下相與

為一叛臣而勤汝侯身平之愚權臣之私晉伯自  
以衰矣

材之多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罷

注雩婁今屬安邑五郡

雩婁今屬安邑五郡

雩婁今屬安邑五郡

雩婁今屬安邑五郡

州府霍丘縣西南期思城在河南光州固始縣境

二邑相連也水淮流至雩婁縣故

誤行原云南

備三可選

其為雩婁也

楚伐吳至雩婁服虔曰云林之在邑

案昭五年春遂啟疆待命于雩婁所以備吳料公

屯師別境之理此行云聞吳有備而還是不入吳也

遂侵鄭五月至於城麇鄭皇頡戾之

注皇頡鄭大夫守城鹿不之邑

陳氏世族譜載白王武子信三十皇成二皇辰一城

白王耳一皇頡二頡三頡四頡五頡六頡七頡八頡九頡十頡十一頡十二頡十三頡十四頡十五頡十六頡十七頡十八頡十九頡二十頡二十一頡二十二頡二十三頡二十四頡二十五頡二十六頡二十七頡二十八頡二十九頡三十頡三十一頡三十二頡三十三頡三十四頡三十五頡三十六頡三十七頡三十八頡三十九頡四十頡四十一頡四十二頡四十三頡四十四頡四十五頡四十六頡四十七頡四十八頡四十九頡五十頡五十一頡五十二頡五十三頡五十四頡五十五頡五十六頡五十七頡五十八頡五十九頡六十頡六十一頡六十二頡六十三頡六十四頡六十五頡六十六頡六十七頡六十八頡六十九頡七十頡七十一頡七十二頡七十三頡七十四頡七十五頡七十六頡七十七頡七十八頡七十九頡八十頡八十一頡八十二頡八十三頡八十四頡八十五頡八十六頡八十七頡八十八頡八十九頡九十頡九十一頡九十二頡九十三頡九十四頡九十五頡九十六頡九十七頡九十八頡九十九頡一百

後因氏馬案杜氏世族譜于皇氏下載白王武子

白王成白王耳而白王辰皇頡列于雜人中通志氏族

略又僅載白王頡白王辰二人莫知其故陳杜注白王耳

白王成子高氏姓名同異及以辰另成之弟未詳所按

惟考先泰謂乃同族而已

出与林師戰敗穿封成因皇頡公子圍与之爭

注公子圍共王子雲王也

正於伯州犂

注正曲直也

伯州犂晉大夫成十五年大奇林也為太宰

伯州犂曰傳問於國乃立因伯州犂曰而爭于君子也其何

不知

注言王子圍及穿封成皆非細人易別識也

案其何不知謂其誰不知也

上其子曰友子為王子圍官寤君之貴介弟也

注介不也

下其子曰此子為穿封成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

注上下手以道因意

周氏所論云此處地勢與魯多異與城又特其除要可棄十年仍苦所送便方

抄板下

哀四年何致方城之外  
於傳聞十五午何致  
公在秦方城之外楚  
語三光公即方城之外  
以入皆是之舉概之詳  
史記越世家正義云方  
城即許州豫州等州  
復旦取各

城之外即十  
年何致秦在楚之國方城外之節二十午何致是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

囚曰頡遇王子弱焉

注弱敗之言為王子一四曰

成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林之人以皇頡婦即董父與皇

故成城慶

注印董父鄭大夫

印董父印氏別族程氏記也謂以為印段生二子曰董父曰蔡

林之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誘之子大叔為

令之正

注作辭令之正乃許子產而不獲

以為誘子產曰不獲

注謂大叔辭以貨誘董父必不為

受林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

注受林之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謂秦不尔

若曰許君之國也勤鄭國微君之惠林之師其權在叔

邑之城下其可

注辭出此董父可曰

非送行秦人不子更鄭甲送子產而後獲之

注更遣使執鄭甲用子產辭乃曰董父侍和子產

一五

其  
齊教詞令之南於國之榮辱安危大也孔子高鄭之為

命狂曰曰之會而後成一辭言其慎也孔子又言

不字詩以言

諷詩三石使於四方不能專對者以得辭之善古者莫

備於詩故列國大夫多賦詩以為應對之具

惠而人不知賢否國家之榮辱存亡存於世無焉親

於子產之君子太叔而以知詞令之不可為也嚴氏擬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

取衛西鄙懿氏之田六十以與孫氏

注威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并

正義云蓋上地有大支村懿氏食邑於此因以其姓名其

城又大夫表云威城有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北七里威城西北

二十五里有懿城田六十此服虔云田六十是李貽德云

禁周禮小司徒云四井為邑邑蓋二百四十井又云乃疆土

地而井數其田野注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則二百四十井

計方二十四里以孟子方里而井九百畝計之得田

二十一里六千畝正義我云劉炫以服言為是今案服

趙武不書尊公也

注罪武會公侯

向戌不書後也

輔氏郟瑕氏郟氏同兼皆仇人氏也

不字詩以言  
功故友子也  
釋之以子太叔  
而今正與國其  
有討論之才  
又言決而之  
也

注後公期

鄭先宋不失所也

注期至

正義云六年許侯之師會晉侯于邢丘亦能稱人行曰

大夫不書尊晉侯也然則尊公侯曰大夫其義

一也其會也侯之罪向戌良霄之罪與趙武之同但為

別義有見義向戌既為會許侯後後會期故不得與

良霄書名氏也許會鄭在宋後此會鄭先於宋

鄭依期而至故退宋班非在鄭也釋例之澶淵

之會趙武向戌良霄以大夫而會魯侯趙武在禮之別

其罪一也而成加後會故書良霄以駭向戌二人獨以他義

別叙非舍二人舍公之罪而不貶也今案此言何意

如此劉敞謂此皆不足信於經左以見之實謂晉會

許侯而使大夫與公會且為衛一叛臣而召許侯名不

正而言不恢而又以其權委之大夫從此君弱臣強以

三家之晉福晉曰其兩由來左漸矣

於是術侯也

注晉將執之不曰與公會故不書

術侯也公會將執之不曰與公會故不書

與公會

晉人執齊君北宮婁使女齊以先歸

注討其弒君伐孫氏也婁北宮括之子女齊司馬侯歸

晉而後所侯故種書在秋

杜氏世祿譜云北宮婁成子女齊之曰女叔齊又稱女叔

侯司馬侯女叔齊之氏也古氏左侍姓名同異致云司馬

叔齊女齊子女寬亦齊子益昭二  
十八年

衛侯力晉二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

注士弱晉主獄大夫

士弱見之哀九年

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力晉

注鄭共誘之

晉侯兼之享之晉侯賦嘉樂

注嘉樂詩大射取其嘉樂君子顯之令德宜民宜人

受祿于天

正義我云服虔云晉侯自嘉樂思之甚以樂晉

侯賦嘉樂蓋取燕及朋友明齊侯鄭伯齊鄭明齊侯鄭伯相遊明齊侯鄭伯合為樂

此有侯自嘉樂也

國景子相齊侯

注景子國弱

國弱國估之子



賤茅第

注藜茅第小雅言太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茅以喻晉

君恩澤及於侯

子展相鄭伯賦緇衣

注緇衣詩鄭風義我取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

架兮言不敢遠達於晉

叔向命晉侯曰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

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

注藜茅第緇衣二詩所趣者不同故拜二君詳異

正義云波氏云賦藜茅第喻晉侯德澤及於侯言

晉侯有德且多我宗廟也其言與注合緇衣

首云緇衣之宜兮獻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

還予授子之架兮鄭亦進衣服獻飲食是其

不二心也劉炫云藜茅第首章云既見君子燕

笑語兮是以有譽言安兮言晉侯有聲譽

亦安位是乃宗廟身也

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

注私與叔向語

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

禮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禮之何

注謂晉為林父執術侯

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術侯之罪使叔

向告二君

注言自以殺晉成三百人為罪不以林父故

國子賦唐之柔柔

注述詩見國書晉我取實以以男所侯若柔唐之御

剛馬

國書引詩云馬之剛矣唐之柔矣馬亦不剛唐

之柔柔志之氣應之取與不特見太子

子展賦將仲子兮

注將仲子詩鄭風義取眾之言一曰畏術侯雖別有

罪而眾人怒謂晉為臣執君

晉侯乃許術術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也子

展儉而壹

注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一鄭穆公十一子子

然二子孔二族已亡子羽不為師故唯言七穆

釋文云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子西公孫

夏和氏之子子展公孫佺國氏之伯有良霄良氏之

子太叔貽吉術氏之子石公孫段也也伯石即段

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吉也

子如公子驪也子國公子共死也子孔公子嘉也子  
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子孔也子  
然二子孔已亡子羽不為卿故止也

初宋為司徒生女子

注為司徒宋大夫

梁履繩云通志氏族略為氏周曰姓以國為氏其後有

為伯有桓史記齊景公妾曰為姬見齊世家案惠氏以

為司徒為宋曰姓故下言君夫人氏後言君之妾奔

不云某氏此說非也惠氏特據史記齊世家田完

世家稱為姬為為子不知子乃內官之號宣統十九年

襄五年所謂所子是也向左師豈不知夫人之姓

而必云某氏乎

赤而毛

服虔云其身色赤而生毛也太平御覽皇

棄所墜下共獲之爰取以入

注共獲宋伯姬也

名之曰棄長而美乎公入夕

通乎公共獲子也

禮記文王世子載也子朝夕至於大寢之內外向

于內寢曰今日安否何如

有視夕之禮

共桓與之食公見去樂也而視之尤

注尤甚也

服虔云尤也音悅之故視之也久今案昭二十六年有

尤物注云尤異也今人尤雅謂異物為尤物

桓納汝御

服虔云納之平公之御

嬖女生佐

注佐元公

惡而婉

注佐貌惡而心婉

說文云婉順也去扶侍曰大子瘞婉之瘞字誤服虔云

云婉順也佐貌惡心順杜用服注

大子瘞美而銀

注貌美而心銀居

服虔云大子貌美而心銀之居不從教惠枝之惡而

婉內惡而外婉也美而銀由美而外銀也與服杜不向

案莊子漁父篇釋文云見也今案昭二十六年有

銀說文云狼不能逞也音語宵也銀注云銀之居不逞人也

合左師與而惡之

注合左師向成

太子死於向成故傳於此提出為太子死張本

寺人惠播伊房為太子內師而為寵

注惠播氏伊房名

服虔云寺人宗闕士惠伊皆發聲實為播房名以公寺人

為太子內師長當手內山官案周禮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注云

寺之言侍也一人在十人注云奄執上氣閉藏古今謂

之宮人鄭注內小臣上士四人謂和士謂黑其賢非也

有上士故稱奄士也闕即奄之服以惠伊為其發聲不

知何按一名而兩聲問其中經何云云可證其且下

女稱伊房自不稱播房所以知其安矣正義云內師

秋楚之宮聘於晉呂宋

注上已有秋復發侍女中間有和不言秋則播楚之宮呂宋在他

年

案林之都郭在今荊州江陵縣宋都高邱在今歸德府

高邱縣林之使往新田西漢路狂宋都至四帝道

太子知之請野亭公使往伊房誘淫公曰女不惡女乎

注女謂太子也

對曰小人之子君子也惡之不敢違君之不敢近敬以待命

最有貳心乎縱有其外莫共其內

注伊疾乃太子内師不行恐内侍廢廟

皆請行也連之

伊疾之徒必有与合者師同謀为一局以害太子在獨不解

至則欲用牲加書徽之

注詐作盟要乃太子反徽駘也

服虔云心書為之微駘也書盟書案司盟書盟書

之法注載盟辭也盟也書其辭于策殺牲取膏血坎

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殺書伊疾詐為盟書

以為徽

而駘告公

注駘駘也

注文云駘直駘也駘大駘也

曰太子將執既与楚之客盟矣公曰为我子又何求對曰

速

注言速速也公位

公使視之則信有焉

注有盟徽焉

監本毛本盟作明宗本淳熙本  
惡本利本馬作也

問所友人与左師

注友人仿母去案也

則皆曰固聞之

服虔云古盟也夫人佐母棄也固久也久聞天子放為亂  
案不有語臣固聞事注云固久也向戌身為大臣以一己  
之私打惡與奪人合謀以害天子也若科罪狀尚  
以向戌為首謀又平公知之祇宣伊戾而向戌則實  
之法外也

公因大夫大夫曰唯佐也能免我

注以其婉也

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聽而與之語

注能謹也故使佐失期

文選能之文書李注引作能謹也

莊子天下篇強聽而不舍林之辭疾也注身自聲亂

耳為能案說文能謹也料注有禮記樂記鼓鼙

之聲謹以聽耳也服虔云聞大夫與佐期日中能謹也

便佐失期杜孟用服注

過期乃縊而死

服虔云孫書宋公殺其世子莊平公用伊戾之謀能

夫人左師之言世子之罪而死故稱宋公殺罪也李

貽德云三十年物書曰天王殺其弟佗友罪在上也

僖五年孫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公羊何曰殺世子母弟

直稱君也甚之也然則孫書宋公殺其世子莊稱

君以殺是罪也服虔述上子以宋公之昏殺大夫

公罪被殺以死罪宋公之旨也

佐乃大子公徐聞其名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  
左

注步馬習馬

廣韻引作駮馬云習馬孫愐案左行步馬小字不似  
馬沈欽韓之周禮度人職教駮馬攻駒注教駮拾乘  
習之也今俗謂之溜馬亦曰壓馬今案廣韻駮字  
當是騭字之文騭又省作步夏小正執步攻駒步  
壯馬也步又步之省也度人教駮攻駒即夏小正之執  
步攻駒也鄭司農云二歲曰駮三壯馬也鄭注教

駮拾乘習之攻駒制其蹄齒去剛執步攻駒之當作  
步是解也步馬習馬謂其教而習之也

向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乃君夫人余胡弗知圍人  
婦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云

注以云為錦馬之先

曰君之妾也某使某獻左師政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  
稽首受之

注左師令使女政命也付之言宋公聞左師使大子所  
以名罪而死

鄭伯婦自言



注法術侯歸

任子而水晉聘歸曰官房君未煩執子懼不矣於侯

注言自懷失款於大國而為罪

使真謝不知

注真子西名

君子曰善乎大國

注將求於人必先下言鄭所以能自為

初林之任參與於祭太師子朝友其子任舉與聲子相善

也

注聲子子朝之子任舉子胥祖父椒舉也

太師子朝祭公子之聲也其子記世謚云公子朝

文公子正義云聲子任任所謂於祭公孫歸生是也

歸生又稱子宗任舉即椒舉林之語椒作湫也

其子名椒也

任舉娶于王子年王子年乃申公而亡

注獲罪出奔

林人曰任舉以失送任舉奔鄭將過奔晉聲子將水

晉遇於鄭鄭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

注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之朋車友世親

案復故復歸林之語云椒舉將奔晉蔡聲子遇

朋友世親出潛末論文隆其任舉與聲子世親

竹

子安其皆相子

之於鄭亦繼食之以聲賦曰子尚之良食也

為所候主辭曰也所願之若以培骨於林之死且不朽聲

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極舉降三打袖其乘馬聲

子安

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乃宗向成將平晉楚

注平存明年

聲子通使於晉

注乃國通平事

置入楚之今日子木与之語曰晉曰馬

注故事

且曰音大夫孰与楚賢對曰吾而不也楚之其士支則賢

皆即材也水杞梓皮革自楚往也

注杞梓皆木名

蘇氏詩解云詩有三杞指仲子云折我杞柳屬也

南山有臺南山有杞四射淇有彼杞棘山木也

于苞杞杖杜北山言采其杞四月溼有杞枸杞也說

文云杞枸杞也本首十八木部陸璣云杞也檉沈

存中云陝西極遠枸杞最大為文辭可作柱昭十二年

傳我有園生之杞乎杜云杞也所謂枸杞也今案枸

杞實二者之惟陝甘在且取良杞之者不甚其名也說



注通書文不經不用古節法

案今此語出晚出大禹謨

高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是厥福

注詩高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不敢怠解自

寬暇故能為下國所命為天子

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也勸賞而畏刑

注案行賞而憚用刑物與

恒民不倦也賞以去夏刑以秋冬

注恒天時

羅氏概左隱等之案左行云賞以去夏刑以秋冬此

賞之日於公室示賞在文亦有其所對以賞對刑

則賞屬去夏刑屬秋冬其出田之時之間皆有賞

故車服屬夏田是屬秋出田定之時三有物也物賞

故朝拜秋時賜侯氏車服及篋服也禮記祭此即順

於義順陰義之意祭統特秋冬可行出賞而去夏

則不可用刑月令於孟夏純陽之月斷刑決罪故鄭

氏終其祀按月令秋冬所賞本與去夏不同秋賞

軍帥及武人冬賞死尸及具勇子所以順陰氣

也本疏廣  
氏說

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饒賜

注飲饌也。臣食則下无不應。且一所謂加膳也。

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乃之不舉，不舉則衛宗。

注不舉，威儀。

此以知其畏刑也。

周禮膳夫職云：王日一舉，十有二物，皆有俎，以辨饋食。鄭注：

云：殺牲，威儀曰舉。大喪，大蒸，士九，天地有樂，邦有大故，皆不

舉。鄭眾云：大故，刑殺也。莊二十二年，行曰司寇，冠行，殺君乃

不舉。舉，則以辨饋食。不舉，則辨去。案大司馬云：

辨，辨也。辨，即衛宗也。

此以知其畏刑也。

周禮夜寐，朝夕臨，以知其恒。良也。三也。注：大司馬也。有

禮之敗，今世多淫刑。其大女逃死於四方，而為謀主

以害其國，不可救療，而謂不能也。

注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

子儀之亂，析公奔晉。

注在文十四年。

故之語，注云：析公，楚大夫也。

二言人實為我車之殿，以為謀主。

注殿後車。

案我車公所乘之車，我車之殿，謂我車之後，也。非後車。

統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恐之  
若多鼓鈞軍以夜軍

注鈞曰其聲

孫武子夜戰多火鼓書一戰多旂旗而

以多人之耳目也吳子執法書以旂旗旛麾為節夜

以金鼓為節也王哲云多在所以震駭視聽

使越我之威武聲氣也越伐吳夾水而陳越為左右向率

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進吳師多以御之遂為越所敗

是或人以火鼓也晉伐者徑司馬斤山澤之險雖所不

至必旆而臨臨之商侯畏而脫歸是或人以旂旗也費

楚之師不遁晉人送之林之師宵潰晉遂侵也蔡黎沈

獲其君敗甲息之師於桑蔭獲申麇而還

注成六年晉察書救鄭與楚之師遇於統角林之師退

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麇

鄭於是不能南面林之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

林之語云昔者社王方弱申公子儀父申公蘭班之子大司馬蘭支也乃師

王子嚳林之公為傅使師崇楚之師子孔楚之令尹帥師

以伐舒舒舒嚳及儀父於二帥而奪其室於罪于師還

至則以王為虐虐楚之邑今湖北南漳縣東北五十里戡黎黎黎殺二

子而復王二子嚳及儀父或潛析公臣於王析公臣王弗是析公

奪晉：人用之，漢賊楚之，使不規，其夏規猶有也夏夏猶有也別析心

之為也

莊子之父兄，謂莊子

莊子，其父兄，謂同族之父兄

君与大夫，不若也

注：不是其曲直

莊子奔晉：人与之部

注：部音邑

大夫表云：昭十四年，邢侯与莊子爭部，田善之，近邢侯

之地，邢臺縣，今屬直隸，順德府

以方動，注主彭城之役，言其邑，亦麻非角之谷

注：在成十八年

晉將盾矣，莊子殺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殺，得

一人，簡兵，蒐乘

注：簡，擇蒐，閱

秣馬，食，食師，注：焚次

注：次，舍也，焚，舍亦必死

明日，將戰，行，婦在，而逸，林之囚

注：別，饋，林之知也

林之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所，宋以，魚石，婦

注在元年

林之失在夷子卒死之則亦子之為也

注林之失小國及陳見林不能救其城皆叛五年林之人討陳

叛故殺令曰子卒

謝與雍曰

林之語云昔庸子之父兄

用宗上父兄

謂庸子於恭王之葬是

庸子奔晉晉人用之及邲之役

邲之役七歲十六晉將盾

夷麻子與於軍中案書曰林之師力料也料數在中

軍王族而已

族屬之集在軍中者

若易中下易簡易之中中軍中軍下

中軍之佐時案書曰中軍之佐與林之言簡易案書之佐亦以誘林之

林之必款之

款在若合而函

函字之通作函

五口中五口上下

必敗其左右則三萃以攻其王族

萃其通書三萃作

四軍合而攻林

必大敗之案書曰大敗楚之師王親而信則

庸子之為也今案林之語以苗賁皇為庸子會南也

林之語身自誤也

子反與子靈爭夏楚

注子靈至臣

巫臣之稱屈巫子反司馬公子側也或云穆王子

而雍害其事

注子反之雍害巫臣不便以娶夏楚雍為巫臣古文

子靈亦有二音二人与之邪



注邢平邑

以乃謀主打御北狄通吳於晉友吳叛楚之教之乘車射御  
驅使使其子孤席乃吳行人馬吳於是伐之米取駕十克轅入  
州來

注駕為縣皆楚之邑通國鄭縣有東北有棘亭

成十七年何道吳人國不伐駕馬國趙德注云林之四

邑當繁雲云今俱在廬州府境棘今在歸德府永城

縣南

林之語於奔命即至今為惡則子雲之為

注子見成十七年

林之語云昔陳公子夏為御叔娶於鄭穆公

公子夏陳宣公之子御叔之父

如乃御叔娶鄭穆公少

生子南

子南之女亂陳而

亡之御叔早死陳靈公與孔父嘉俱行淫亂

使子南殺於所

侯莊王取以夏氏之室賜申公巫臣又界之子反卒於表

表於表乃與字之誤也表者杜之通也杜王州納夏氏

表者老死于郊

二子爭之未有成二子巫臣子反爭夏氏秦王使巫臣聘于

齊以夏姬行

巫臣聘於齊以夏姬行以表者老之尸界王也

夏姬遂奔晉晉人用之宋通吳晉使其子孤席為行人

於吳為之射御導之伐林之至於今為惡

子反聘巫臣之族巫臣在

二子爭之未有成乃通吳於晉例申公巫臣之為也

若教：亂伯責之子責皇奔晉：人與苗

注若教：亂在官四年苗晉也

江永云：巢箕今懷慶府濟源縣西有苗方亭今案水經

注漢水在清源縣西是苗事在縣西出王屋山南是苗

亭西亭故園之苗邑今漢水在清源縣西是苗亭在

縣西也

以乃謀主郭澄之役

注在成十六年

林之晨：歷晉軍而陳

釋文云：歷本又作厭之為一歷之古文後人以今字改之

晉將遁矣苗責皇曰：林之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

注言林之之將卒唯在中軍

惠棟云：唐固國語注云：族親族曰姓也。韋昭曰：族謂部屬

是也。成十六年傳云：蔡其以。其族夾曰：公行劉先伯曰

族在屬也。非謂公族之兵

若塞井夷窳成陳以志也

注塞井夷窳通以志也

正義云：成十六年何說以之云：范自趙追曰：塞井夷

窳陳於軍中。則此謀也。范自一而為今以苗責皇

之補也。鄭眾云：此范自一而言苗責皇之言也。故聲

子引以為喻

高宗北記易行以誘

注案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  
林之貪己不復顧二穆之兵

案賈逵云見讀友易之易行道也案為將范乃佐

二人分中軍別將之制使案與范范易道合范范先

誘林之案以良卒從擊之鄭易行中軍與上下

軍易卒伍入案行云案范易行祇就中軍而言益

未言與上下軍易也案後非杜言簡易兵備簡易

必多易林語說此云之維子視案書曰林之即可料也

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林之必教之希昭中下中軍

之下即下即能也案案易案范之行以弱以誘林

杜注用賈說簡易其兵備即友易其兵備也

中行二穆必克二穆

注卻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卻至佐新軍今此二人

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材之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

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

注四萃四面其攻之

案晉為四軍四軍與某而攻之故曰四萃材之語作三

萃以攻其王族也猶文四皆作三三蓋三之誤也

晉人從之林之師大敗王夷師燬

注夷傷也吳材之間謂火滅乃燬

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材之失所候則苗責皇之乃

案林之語論却漢之殺謂雍子所為合二子為一子新蛇

言國語非互明所作而有此數能：与左行不同故

子木曰是皆然矣設身子曰今又有甚於此者柳季娶於

申公子年五年以庚而亡君大夫謂柳季女實適之懼

而奔鄭引領南望曰世幾殺余也弗圖也

注言楚之不以為意

今在晉矣晉人指与之縣以比叔向

注言以羊材舒比叔向

彼若謀害林之國豈不為患乎子木懼言所王益其祿

而後以穀予使柳鳴逆之

注柳鳴伍羊子行言穀予有辭伍羊一所以反

子孫後仕於林

林之語云今柳季娶于子年

西事是謂柳季曰女實適之彼懼而奔鄭編然引

領南望曰庶幾殺吾罪又不圖也乃遂奔晉二人又

用之矣彼若謀林之其亡必有也

曰支子仍為召之其來于對曰亡人何生又仍不來也

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夫子不居矣言當奉命於他國

去秋相于中相聘問以還旋軫於汭侯若資曰在

陽盜資賂也便殺之其可乎不然不來矣子木

曰不可我為楚師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非義也子為

我召之吾倍其室倍益使柳鳴召其父而復之今案

楚語舊析公者皆以上章有王孫啓一事而在柳下原作謝子柳有柳鳴原作淋淋也氏不裁其

言曰若令月子元之難或謂王孫啓於成王：弗是王

孫啓奔焉：人用之乃城濮之役在信之晉將遁矣王

孫與於軍中謂先軫曰是師也惟子玉將之與王心

違故惟東宮與西廣實來楚軍故侯之往去半矣若

教氏能多材之師必敗何故也先軫信之大服楚師

則王孫啓之為也是城濮之役信之也

王孫啓告先軫一少故以信之不言王孫啓左而明作春秋

多與國語相出入而國語實非左氏高春秋觀此信之

甲者事觀此信之益知國語之不出於左氏而為其故備錄

外傳以相兵之證

許靈公父林之請伐鄭

注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志報

報之

曰師不與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材之：子曰不伐鄭何以

子元王孫啓之難下

求諸侯冬十月杜之子伐鄭

注為許

鄭人將許傳之子序曰晉將將平諸侯將和

注和在明年

杜之王是故昧於一來

注昧猶貪冒

不使使還而歸乃馬成

注是快也

夫小人之性與勇於勇而奮於禍以足其性而名非國家之利也

注與勇動也晉貪也言鄭之利與杜之戰也皆與勇

勇貪名之人杜能為國計慮矣利不可送也

正我之云賈鄭先儒皆以與勇為動王子之與勇謂

自矜奮以夸人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位奮與勇

以軒轅者是與勇也奮動之意也奮是名惜之名故

為貪也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是也小人之性貪

禍亂之言鄭人既白與杜之戰也皆是奮動於勇

貪求名譽也人既生因有禍亂以成已名非能為

國家計慮長久之利不可送也今案宋祁云戰也與勇

與勇之動也廣雅云奮也言也足謂廉良也深小人

之性也此而其心指歷代是也

子展既不德之已廷十月乙酉入南里遂其城

注南里鄭邑

案案云今新鄭縣南五里有地名南里今案論語  
和左里子展蓋近縣之邑有南里左里

涉於宋氏

注宋氏津名

案案云今在新鄭縣境濟水濟渡安人

內于師之果

注鄭城內

縣內共殺獲九人馬涉于汜而歸

注於汜城下涉汝水而歸

釋文云汜音凡

正義云杜檢汜是地名而云涉于汜是於汜地涉水耳

釋例云地名云林之伐鄭師于汜之襄城縣南汜城是也

汝水出南陽魯縣東南經襄城是知於汜城下涉汝

水而東歸也今案水經注京相璠曰汜城周襄王居之

故曰襄城也今置閘于其下獲九人當是獲於九人

或謂獲鄭人之在門外在汜也

而後葬許靈公

注葬靈公之志而後葬之

衛人婦衛姬于晉乃釋衛侯

注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

晉齊<sup>衛</sup>襲曰姓而納其女衛侯以此釋故君子譏其失

政

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注傳言晉之衰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

注向行于來聘

沈欽韓云聘禮及竟周使士請于宣子注云請猶問也而所  
為來之故也蓋主國雖知其為聘禮不敢必賓宣子之有

此或有以收來也故聘享成禮後又云若有言則

束帛如享禮記云若有以則卒聘束帛加書幣命

主人使人與客讀詔門外是也擯也禮必後請故經云

擯也出請于賓告于畢然則主國之請也有一是

士請于於竟一是擯請于於廟門之次也此付王使請

于則已行聘也擯也傳事於次也

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于於宰旅也也矣

注起宣子名禮所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于四時受職

宰旅宰宰之下士言獻於宰旅不敢斥尊

禮記曲禮注云列國之大夫上謂列國之師也三命以下於



於周據

天子召士曰某士女如晉軒起鵬左曰晉士起正義云  
列國五等祗侯也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而  
五等之臣唯公國一孤四命一身自師大夫從三命而  
下其二命等於王士故入天子之國則擯左初為某國  
之士也今案曲禮鄭注引作擯左曰晉士起軍旅左正  
義云周禮大夫宰之屬官有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是知宰  
旅為冢宰之下士也劉炫云知時中四時責職左小行人  
云吾人責秋獻功王親受之鄭玄云責謂六服所責功  
指考績之功是行侯大夫贊時中之義也  
王闢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注身大也侍言周襄初侯莫於禮唯鄭起不失其舊  
齊人城郊之歲

注二十四年

其夏齊烏留以廩丘奔晉

注烏留齊大夫廩丘今在郡廩丘縣故城是

唐書宰相世系表云烏氏出自挹婁黃帝之後少

昊氏以烏鳥名以功命田氏齊有烏之節通志

氏族略說与表曰

注廩丘今在郡廩丘縣城是

大略表云文何廩丘在今山東曹州府范縣東南七十里

介乎者晉宋魯衛之間正義云釋例土地為以廩  
五等者地案廩丘在左即則是衛之邦域者竟  
不至此也羊角高魚皆在左郡廩丘與下相近  
烏鮮音一大夫以廩丘為名者古者為人往者  
取得衛邑以賜烏鮮也鄭公孫一以州宋宋大  
心之有原也宋鄭以晉地為采邑是也晉大  
夫以衛地為采邑也杜見齊人以之奔晉故釋例  
以為晉地也羊村烏鮮皆取其邑而歸所侯蓋以  
廩丘為名也

注今廩丘一州治羊角城

大梁表云今羊角城一名義城蓋取羊角哀為名在

今汝南縣東南新安村也江永云案左伯施羊  
角哀少出而左秋之後羊角城以此名其云義  
城左後人附會耳今案羊角城今在汝南縣東  
南之義左堡水經注京相璠曰羊角衛邑也今  
東平廩丘縣南有羊角城與村注同

遂裝我高魚

注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

案案云唐朱右恭敗朱瑄於高梧胡三者注即

古魚梧魚曰今兖州府鄆城縣西魚鄉曰

其地今崇鄆城今屬曹州府大之表云古魚今在

曹州府鄆城縣東北北与兖州縣接界今崇鄆城

相銜曰古魚魯邑也今屬巨野縣東北有故古魚城

俗謂之交魚城屬巨野角古魚蓋魯術奇二國大

牙相銜之地

有大而自其空入

注而於水空開

介于其庫

注入古魚庫而介其中

以登其城克而取之

注取魯古魚无而注而不書其義未聞

昭度云取魯古魚及反皆不書蓋注之不書

德謂鳥獸以廣丘大亦云二人負之紀監主之道

故去秋於取及反皆注之不書今崇鄆城之言注國惡

蓋為魯注孔為盟主注也孔疏謂此守古魚古不

實介于其庫直是守左罪耳犯國之恥故注被

伐取魯邑古皆不注也昭二十五章齊侯取鄆書而

不注知失道也今可注以此二戰于麻遂之類蓋注文

脫漏耳

又取邑于宋於是也宣子卒

注宣子於邑

許侯非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許侯或將侵也則討而復歸其地今烏飭之

邑皆討類也

注言於此類宜見討

宋李以字誤作此

而貪之是之也以為盟主之將歸之公曰諾孰可便也對曰齊果帶能去用師晉侯使往

注齊果帶晉大夫能去用師有權謀

春秋多記世謗云齊甲父子午子果帶今案陳氏世族

謗云齊有世生甲甲父甲父生克之生童齊午与足月果帶

齊甲齊果帶能於齊童之下不知其能也

二十七章去齊果帶使許表邑去具車徒以受地必用

注許表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

使烏飭具車徒以受封

注烏飭以地來故詐許封之

烏飭以宋出

注出受封也

校勘記云石孫宗本宗殘本淳熙本岳本

監本毛本亦曰是利本以下有其字且也今案唐卷子  
本亦有其字

使所侯偽效鳥爵之封也

注效效也使齊魯宗偽若效邑封鳥爵也

而遂執之盡獲也

注皆獲其徒象

皆取其邑而歸所侯所侯是以睦於晉

注侍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所侯猶睦

校勘記云案宋刻姓之晉宋古本皆不言所侯正

義曰定本重有所侯今石強及所本皆重所侯二字

細玩侍文當以使所侯至皆取其邑而歸為句下

所侯是以睦於晉為句若此實重所侯字則文

理有碍晉宋古本是定本也今案宋定本不誤

非也取其邑歸所侯故所侯睦

晉所侯承上所侯而言去之則語意不完

齊廢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廢封之車不

之美乎

注季廢封子

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於美車仍為叔孫與

廢封食不敬為賦相類亦不知也

注曰：氣，詩：廟風曰：於氣有皮人而為儀人而為儀不死何  
為？慶封不如此，詩曰：已言其圖甚為明，幸慶封來奔  
何。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將殺之。

注：免，衛大夫。

公曰：衛甯喜不及此。

注：及，此，反國也。

吾與之言矣。

注：言，政由甯氏。

事未可知。

注：恐伐之未必勝。

祗成惡名止也。

注：祗，適也。

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及地，公孫曰：謀。

注：二，公孫衛大夫。

使攻甯氏，弗克，皆死。

注：及，地，及，皆死。

公曰：且女及，甯氏父子死，余矣。

注：獻，公出，時公孫，且，父，為孫氏所殺。

甯氏免，歸，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於朝。

注：穀不書，非也。

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則敵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注：行會于宋，為明年石惡奔行。

子鮮曰：逐我出。

注：謂孫林父。

納我左死。

注：謂宮丹書。

宮丹書曰：左車，所以沮勅，君失其信，而國之利不立，故乎。注：能以治國。

沮以止惡，勅以賞善。

且辨宋使。

注：使宮丹書納君。

納新仍以安剽。

遂出奔齊，公使止之。

注：不肯留。

及河，又使止之，止使左而盟，所何。

注：誓言不累。

託於木門。

注：木門，言邑。

大平表云在今直隸河間府城西北三里城中古有大  
 抄謂之木門城漢置參戶縣武帝封河間獻王  
 子免為侯景宗元符三年張商英請開木門口池  
 陸駘東漢即此地沈欽郭云案字記古木門城在  
 滄州清池縣西北四十六里衛侯弟鱗記于木門  
 蓋此城又大平表謂在河間府城西北三里參戶  
 抄書皆云在滄州城西北三里顧林高誤也蓋晉時  
 地未至渤海穀果付云緄約邯鄲木門當在邯鄲  
 之地今案高氏地名致略之謂當在邯鄲之境果應  
 從云邯鄲故衛邑後方屬晉詳定十三年以終身不言衛

注書存身身  
 或因使止而記于  
 木門蓋去邯鄲為  
 近蓋非也  
 郭在衛國之東不  
 邯鄲國謂不鄉  
 之國都而也

之子鮮必不肯安於邯鄲也注深不知衛國而生  
 不鄉衛國而生注非謂衛地皆有邯鄲也詳考自晉晉因使止而記於木門  
 蓋在晉衛之交者邯鄲為近不鄉  
 衛國謂不鄉衛之國都而也

注怨之深也  
 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子罪也從之昭吾  
 所以出也將誰怨乎

注漫之謂治其子也爭治則已出故仕之何有怨  
 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  
 注自誓不仕終身

正義云此終身去子鮮之身終以下云公表之終身也  
 獻公之身終也獻公以二十九年夏卒其子鮮之卒



蓋是差在獻公之前有故公以喪服終身

公喪也如稅服終身

注稅即總也喪服總裳縷細而希犯五服之常本也  
月數痛慙于鮮故特為此服以服之月數而獻公身憂  
故言終身

服虔云夏麻已除日月已過乃麻表而服是謂  
稅服稅服之制也李昭德云案檀弓小功不稅注  
日月已過乃麻表而服曰稅大功以上至小功輕不  
服疏云若限內麻表則追全服王弼議限內麻  
表則服終日二稅不同以疏為允服此注義與鄭同

也喪服小記云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  
已則否注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稅喪者喪與服  
不相當之言疏云稅是輕稅或前後不与正時相當  
故云稅也按此是稅服為服之輕矣孔為禮疏亦謂  
稅為輕稅與服義同及為此傳疏則斥服云其服追  
過而服之衰麻不為有異何云服之輕者公若依彼  
稅服法其兄弟之服則還是齊衰期耳何以得云如  
也愚按杜氏曰稅即總也喪服總裳縷細而希無  
論如杜氏說改易傳字且喪大功章總衰裳縷細而  
牡麻經即喪除之者傳曰總裳者何以小功之總也諸

侯之大夫為天子傳曰何以總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  
接見乎天子注云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  
者其縷者以輕恩也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是總  
衰為諸侯之大夫以服天子喪者獻公于子鮮親則  
兄也尊則君也何居乎以諸侯大夫服天子之服  
之乎蓋子鮮喪于晉公不及當時而服故用稅服  
為禮之正也但于禮諸侯絕旁期本可不服今仍  
追服之故曰如稅服又見禮之變也孔氏執杜以  
難服非也

公與受餼也注云二十辭曰唯而備百是百六十矣下有上

得取也

注此一縣之邑能四井之邑論語和十室又云十室以  
通和

正義云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  
多邑方十里也論語云百乘之宗大夫稱家  
邑有百乘是百乘為采之極

臣能取節且實于多口邑切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  
因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師辭曰大和儀不  
貳能幾員大子

注釋也

君其命之乃使又于乃仰

注文子大叔儀

宋向成丁有於趙又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於

名

注以獲息便民之名

向成之而求女祗為己以名耳求名而求宋兵之所

不修強以用禮以祝聖兵杜子去讓弭兵弭鄭

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叔大支韓宣子曰兵民之殘

殘害也齊東野語張儀張儀我檣中其書曰覽權為大利之

殘注云殘害也齊東野語張儀我檣中其書曰覽權為大利之

謂多而殺傷也

財用之盡

注盡害物之盡

國家財用多耗於兵孫子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故

小國之大器也孫子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

注言雖知兵不為久弭今不可不許

弗許楚之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身為盟主矣晉人許之

楚之許之也齊之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之許之我馬已

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國攜吾民矣將馬用之者

人許之皆於秦之許之皆告於小國為合於宋五自

甲辰晉趙武至於宋而午鄭良霄至二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而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

注折俎禮解也向折升也於俎合即享宴之禮故曰禮之用行司馬掌會同之事

宣十六年傳云王享有體焉宴有折俎公當享賜當宴之有折俎義詳宣十六年傳注甲辰為五月二十日而午為二十日丁未為五月十一日

伊尼使享是禮也以為多文辭

注宋向成自美朝兵之意故遂趙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王之辭故仲尼以為多文辭

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子聘

辭以孔氏有其辭故仍不遺我之今案孔子聘辭者

有其善故服虔引之也自據孔子善自禮堂向禮於老

圃入太廟每事向舞其禮也

就當時所見取其善也我以為後世法禮記一書泰半

由此公羊昭二十五年傳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過禮相見

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蓋孔子觀其禮而載

其辭也之言享宴文辭可觀故特舉而用之後世遂謂之

孔子聘辭惟其辭今不行耳

戊申叔孫豹蒞慶射陳須且衛石惡至

注須且陳文子

長麻成中為六月二十日

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

注趙武命乃盈也己故言從趙武後武遣盈也

沈氏言非晉侯命云從武至乃趙武所命也甲寅為六月六日

丙辰都悼公至

注小國故君自來

壬戌叔之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

注時令尹子木止後遣黑肱就晉大夫成即曰載之言兩相

並可

壬戌為六月十六日

丁卯宋成出陳隨子木成言於楚

注就於陳成楚之言

校勘記云宋本宋殘有淳熙本岳本算周本監本毛

本宋下有白字石經初刻向上有字後刊去故向字一

行九字錢大昕云上文已書向成此不當更言宋石經

初言也又與丁卯變六月二十百

成辰膳成公至

注亦小國君自來

子木也謂向成也石經之文相見也

注彼後侯曰從晉楚左更相朝見

庚午向成從於趙武趙武曰晉楚者秦也者不能

於奇程楚之不附於秦也

注不能服而使

申其謀也推庚午為七月二十四日  
林之君若何使秦君居守於邲邑官房居窮不同於若

注君使朝社之牛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駒福所王

子申左師復命言於子木子木使駒福所王

注駒福以福告也

至中子六月二十四日  
子曰釋音秦公回往相見也

注行所以不書者秦

無七日戊寅左師至

注送歸還

戊寅日有二月  
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告言

注子皙公子里胥素要其辭至盟時不為傷孤事

庚辰子木至自陳二孔與秦公孫得生至

注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

庚辰為七月四日  
曹許之大夫皆至以滿為軍

注示不相忌

正義云古人行兵止則築為壘壘以備不虞此滿以類  
為軍也方於弼兵以示不相忌也六韜軍用為山林

野居結虎落柴營此曰壘也

晉楚之各受其偏

注晉受北林之受南

伯風謂趙孟

注伯風荀彧

服虔云伯風者大夏善以伯風為別一人能荀彧之杜氏不

知何按

曰甘之氣甚惡懼蘇

注之氣也言楚者數言之氣

楚語意不區之氣祥注之氣為氣耶才傳晉

語叔公田見習祖之氣注云氣侵氣象也出曰氣

趙子曾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注營在宋北東頭而上故言營在東有是乃左迴入栗奔

山

事已將營於宋西門之外趙人衷甲

注甲在衣中趙因會擊于晉

長麻非也乃七月

伯州犁曰合於侯之師以不信為不可于其法侯也

信於林之口以來服為不信是也業其所以服於侯也固信

釋甲子木曰言楚信久矣不利而已為刃也言馬用信

太宰退

注太宰伯州犁

告人曰今日將死矣不為二年求道志而棄信志將

道乎志以嚴言以出信以立志矣以定

注云言信三去果而後身多有

信古所以及三

注云明事子木死起卒

越孟惠也之果甲以吉叔向叔向日仍言也匹友一為不信程  
不可單說其死

注單也之解死路也

唐卷日本不可下有也單信之義終信乃單又相

德馬融注云單信也單通作宣詩天保傳單

厚釋祐某氏注作宣之二信也解死程亡也王引之程

何釋詞云其程乃也單解其死謂信亡乃死也此言

且之古人成語引之以證信之人必至於死也

若合所信之即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

注不病者單解其死

不病之也言食言者自病不病病人曰故曰死子之患

死子之患也

注其食言者當死若不食言曰故也患

夫以信召人而以信斷濟也

注濟成也

釋文云信不信也

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宗以守病



注子牙一病則入宋城

顧矣武王在宋城濟河由宋中書中病守字句能病

字屬下讀病謂楚人病我如

則又信致死与字致死雖信其子也

注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信楚

校勘記云岳事無与宋致死四字沈氏云此語因疏文

評增者為本古之

子何謂焉又不及是

注是也言指上所言事及至此又

或在不至以事而自是也

又此是謂之楚謂上所言

曰弭兵以召汝侯而弭兵以害我

注釋舉也

吾康多矣余死而患也

注晉獨取信故其功多

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視邾滕

注而子晉楚則負賦至頃州以不國武子怒叔孫不從

其言故假公命以殺之

季武子假公命以命叔孫叔孫知我公命而仍

奉而行之是叔孫与季孫因一欺君之罪也且

使在在也本疏有專對之責雖奉有君命而

於當時自情事固不能行在則從權遂若君三  
不能遂制之若從季氏則辱國卑君莫大於是既  
非君命奈何以連命責叔孫也今日吾國大臣出  
既而齊國人請叔孫宋人請滕皆不與盟

注私屬二國故

叔孫曰鄰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  
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連命也

叔孫豹已書族於前以宣去族者又已不為  
謂之連命宣謂左氏非謂為解經作何凡何中解  
經之語皆後人妄增當時以左氏不列無字官也

以其非釋經之書又其子不書蓋依經而為故為  
增書法也與公穀曰而之何是也多有辨之也即

以此文故不書以下九字必犯左氏之言左氏必不如此

釋文

晉楚之爭先

注爭先敵血

楚人乘甲而爭先耳

晉人曰晉固為新侯盟主未有先晉也楚人曰子言  
晉楚之近也若晉為中先是楚弱也且晉楚之押主也任

之盟以久矣

注押更也

正義云陳蔡鄭許午南午北成二年蔡公子嬰齊  
為弔之盟許夏之國大夫皆在是晉林之更代主  
侯宋之

豈專在平叔向謂趙子曰汝侯歸晉之德只

注只辭

正義云辭也王引之曰只釋耳也所侯歸晉之德只

言歸晉之德身非歸其尸盟也只又與趙曰平語

身不能行趙材之語是知天起之皆利耳

非歸其尸盟也

注尸主也

子務德之爭先且所侯盟小國必有尸盟也

注小國主辨具

正義云盟宋大國為主而此云小國主盟知其主辨

具也哀十七年公會侯盟于蒙子武伯向於高

柴曰汝侯盟也計執牙耳季子曰節行之殺吳公

子括曹共殺陽之殺衛石魁武伯曰然則盟也所言

主辨具也執牙耳之款皆小國主備之法也當小

國執牙耳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子也叔向以

國主盟之上言今安宋秦而所國有大公儀皆合於瑞

士二小國主辨之道法

低三格

晉語所候之大夫盟  
于宋林之合月子木願欲  
新者晉軍曰若蓋晉師  
所殺趙武則若乃弱以  
天子聞之謂叔向曰若  
之修和而曰子修德而  
忠不乃日奔難信不可  
忠自中而信自身其  
為德又深矣其勤  
置本以固之夫誠不可  
相劫今我以忠謀所  
候而以信而後之期

楚之為晉細不三可乎

注：此推使楚王盟

乃先楚之人書先晉之有信

注：蓋孔子進正之

書先晉七字之後人所增

二書

王午

七月六日

宋公魚享晉欒之大夫趙孟為賓

注：此一坐所首可取於季孫飲大夫以減飲為賓

正：義云享燕之禮賓雖多必以一人為賓燕

禮：此所候燕一也。禮之經云小臣納仰大夫以大夫

皆入門在北面左上乃云射人稱賓公曰命某為

賓：二出立于門外更使射人納賓公降一等揖

賓：即賓之案燕禮記曰公與席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

燕：國之大夫為賓此則燕享之禮也。大夫異於常禮

以：晉前霸主之國故令趙孟為賓服皮云杜之君

恒：以大夫為賓在大夫卑雖尊。禮遠居。禮之先

師：為師也。主師尊趙孟為賓案此言子宗也。主此禮

為：主服之安也。初經云燕享之禮也。大夫不以虛

建：為賓也。賓唯一人出自堂。時意百。今案林之君

逆所保人亦云是也

在此若築我且是身

背其信而害其忠也

信在也實忠事也印也

能害我且又會所候

以為不信所候何往焉

為此行之刺服我後候

是叛之子仍愛於死矣

而所以國之若國之盟主

所懼焉是行也以信為

軍將率軍而利而舍

警引之禁軍也軍也中

難之言引車就水草使

刑之也。通梓侯術不

而舍之。通梓侯術不

國

人固德先歎叔向謂

趙文子曰夫所謂王也  
勢在德不在先敵于若  
所以忠信賢君而神  
侯之國敵雖在後而侯  
將我之罪通何事於  
先善通於德而以賄  
成事今雖先敵而後持  
善之何敵於先善成王  
盟後侯不岐陽林之為  
荆實置茅茅此即文記  
以茅為幣也為幣  
能尊卑之次也  
表相本為表懸鳥羽於  
上方以辨日景使望之知  
方向與辨身守燎尾隨  
也  
與主相也侯盟惟有  
德之手務德與爭先務  
德而心所望也乃先望人

宋公及諸侯

闕

恒以大夫為賓去林之常是禮字而誤或曰是燕  
字不然服豈不知以道言為宋君而誤為君之君耶  
楚而爭先敵既以其大故不復較量其細也

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

聘禮上介壹食壹饗食注云饗食食賓介為介饗饗

獻美後特饗食之客也張爾岐云饗食禮介饗饗若

食禮介饗後入不從食叔向為趙孟介而後從饗是

其義也

子木不能對也乙丑

七月九日

盟于蒙門之外

注前盟於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

謹而重也盟不書出宋城門

方輿紀要宋城東北門曰蒙門大夫表云今河南

埭德府治東北有思家城則之東北門矣

子木問於趙孟曰武子之德何如

注士會與負聞於諸侯故問之

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君德恃其祝史

陳信於鬼神以愧群

注祝陳慶也德曰謂之故不愧

大夫表云大夫之家事有祝史

子木將以能王王而美哉

注尚上义

能敬神人

注敬字以侍神言其祭人懷其德

案此敬字當為欣悅之敬周語民歌而德之注云歌

程頤之善服之言為神人所喜悅

宜其先輔五君以為盟主也

注五君謂文襄靈成景

邢昺云文公為我右襄靈為大友成公為師景為大傅

也王必行論衡引作宜其股肱五君言語此言初對

此記宣子曰武子佐文襄汝侯之云云亦為師以輔成

景軍之敗敗及為元帥居大傅國之嘉民是以

受隨地記案成十八年初封隨後改封范地互稱

隨武子此記武子

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而有叔向以佐其師林之無以

當之不可與爭二言荀寅遂出林之飛盟

注重結晉楚之好

馬駟曰胡兵美名也美名則不可道故一初駮而汝侯

皆至馬駟案之程為秦不交相見於滕為私屬皆不與盟

宋為地主盟古十國晉楚以為盟主而兩國之楚文先見

是時五盟之國魯衛曹宋皆晉之沫蔡鄭許也  
會之五小國共為是直以諸夏之權授之荆楚而令諸侯  
之國奔走不寧也嗚呼兵而可弭乎哉晉自夷儀再會諸  
侯多携趙孟執政而晉霸浸衰兵石心則北方之勢日蹙宋  
實首當其銳故向成而謀致令兩國為戚以行其難是  
舉也宋之利六楚之志也固于晉而晉大夫之言曰兵民之  
強財用之盡其言也順國君輕之攻楚楚入春秋存合中  
國蓋夫中國不得已而修霸制豈好兵哉文公躬擐甲胄  
經營中原不辭踐兵之名以禦強楚也凡以存天下之大  
防也備晉早以諸侯謀楚則兵之不用也久遠楚自成穆

動稱稱兵以惡鳴諸侯諸侯之從之者半疑之者半取霸  
主起而應之侵伐盟會不遑寧安滅鄭令諸侯之從  
晉不復從楚而從楚者亦使從晉也之則中國之勢常伸  
矣今也楚不能多得志於諸侯厭苦甲兵以欲借弭兵  
之說以收天下之權而晉乃貪弭兵之名以取一時之利晏嬰  
喜生失子蔡晉之為謀何其拙也夫以楚威之強於莊之  
賢百餘年間師勞力故未嘗得一說令北方而康王乃不煩  
一卒而楚以為諸侯之盟主又沒衰甲以先進敵于是  
中國之大勢盡移于楚誠得夫晉將所以自愛都向成  
不知而猶千古之罪反自喜為不世之功微子罕之言終不怪

荆楚痛法姬之國皆奔走而服于于楚取地書之以楚  
後書在於宗國而此而荆蠻自周以來於今始也晉不惡  
宋而反感其法澶淵之後合十三國之大文以奔走之天下志  
宋必有天征伐焉而孰知心以宋災故尔是時魏夏之國或弑  
其君或弑其父不聞晉為會以問之而忽急宋災非憇其姬之死  
實以其首倡弭兵故集四方而亟去其國也晉上與法親  
之會後法意書楚仍免晉其為盟主也夫故有之以嘗法晉  
哉趙孟力不敵楚而為之下曰疆國以法其霸業之向  
信之者乃春秋至是仍書晉國于前此為中國抑抑也為天  
下扶晉且為春秋之百四十年惜晉也子木盟而駟詣法王於

之權實在其上晉則趙孟直自重之矣夫夫多法侯替而蠻  
夷得志於天下一大害也晉為元之合晉也也西國盟于  
宋西門之外而春秋不書於法特和盟而甚害也今則華  
夷並列如書宋所以痛其始書親所以痛其成免而持子會  
申晉人莫敢而申國之子也矣宋前有為元而西霸之端  
起後者自成而西霸之勢成宋滅晉之害而西臣滅宋之罪  
人部

司士秀云自晉楚爭伯而宇下若我闕不休至桓師武謀臣  
力殫智索二債而思息會趙文子善於令尹子木而宋向成又與  
晉交法而約刺其間以弭兵之好所自來也夫兵之民之殘



而財用盡也使晉楚齊秦不能罷兵結好誰曰世數世之利也  
而兵之不可去也久矣宋子罕妻左師之言甚為明晰況兵則  
必仗信而信不可信乎西門款而子木衷甲以爭伯也穆平心而不能  
如其言曰少利而已苟得志焉用者信則弟殆子而楚人之校已  
見數矣而金趙武之程子木則西門之外且為我壘兵之約也  
在也且其中尤有天不便也楚負注在左也百矣法度雖異其  
勢而必信之其心程畏伯主之議其後也楚之存於受法後  
之威其心程必有而欲畏而安也自好金使威令法後之變  
見於楚而內外皆後冠履任其倒實矣所以奈大防而為  
大令其莫以為甚故當時既得兵則必令楚制之借號修其

戰於周而後與之為好也而為之則楚之必不與也此  
迹則兵必不可得今乃舍其禦於之具進刺蜜於壇坫使中  
原冠帶之邦相辭而相為魯之親禮為辱之大矣誰大去  
賄於大較貪君名而忘其害子罕雖知兵之不可得而不知其所  
以不可得者在於不在兵也於親之舍仍讀為書趙武守得  
兵之信蓋忘其使於得押主禮侯祀先大夫之戮力以  
據楚也者惡耶為盟未進而魯之伐楚不信之尤先自中國  
聞之於楚之子以詳

低三格

余若希臘者我戴者一哥倫多與日創開朝兵  
大會一與此情事大都相類今附錄於下以觀

覽馬周烈王五年庚戌

西元前三百六十二年 希臘四百六十年

一哥林多安太

苗游說希臘諸國與兵大會時該國皆懼於兵財物凋

殘民不堪命獨哥林多勇修內政休兵息民四境平

康貿易繁阜其國中言士曰言和平之義謂天以行

為德人以合屏為美舍和平之福而相殺相奪曰數摧

毀招徠猶深以然天下是人與人相食也支國之有法律所

以爭爭以國與國爭獨在法得和平之義亂尋仇其

有極乎力勸<sup>境內</sup>國撤兵得獨立權與和平大會其交

涉有不協在該國公判之數年之間合三區漢威會長有

太西執哥林多國四制廣其法行之全希先說斯

已達斯人以兵屢敗行<sup>之</sup>德至雅典人以國用不給也許

之至德巴德人<sup>之</sup>越巴美細達曰斯雅大邦皆許<sup>之</sup>

矣且強兵某名<sup>之</sup>我何得辭亦許<sup>之</sup>遂編告諸國開

稱兵會於斯巴達以正月為期至左一百五十四國雅典

使王德加利斯理杜朗至德巴使越巴美細達勢本

加倫至該國待至五月五千人斯巴達以皮達耳為外

交官先與雅典私議約條有太田國施之半月議指

定有太田告越巴美細達曰強兵之會本有成案其

可久乎越巴美細達曰吾子創議寢兵調和海內汎

愛並利以聯合諸國唯爾已全希之民所謂生死

受並利以聯合諸國唯爾已全希之民所謂生死

而骨肉之君惠雖若然國之大小勢之強弱至不齊也  
人之狡馬思智其對以自古逮今實有法律所以  
制之其必地魄德者莫能相尚而後和平之局可偏  
就之否則一國之強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以此合天  
下天下之人唯恐後也惟敢不從今則不然國之大小如階級  
雖不均甚矣不均則以強凌弱以眾暴寡勢所必至惟  
能禁之惟典斯已達大國之匹也水陸之軍折為都長  
名懷其私以爭身常公判之責惟自任之以吾觀之  
禍亂之興其未有艾也雖君子成人之美吾與子皆  
未其成也亦視行之何如耳苟太留憚然良久曰斯雅

二國神主齊整居其許之乎曰存亡榮辱為兵與  
於極邑敢不唯命若者有之不能與也今日之會德  
左私國古時權古使二大邦整斷其利以賊和  
平之局則吾子之賜多矣及期會於斯已達神  
廟斯王亞揭斯勞渥會為會長率其同盟二十  
四邦及伯羅奔尼蘇諸國北列南向雅典率其底  
加同盟二十四國東列西向哥林多西率西希諸國西列  
東向德已率比約麻亞同盟十二國南列北向皮達耳  
起立勞力使遠來者太留起立道五百人時守  
且的山會和平之旨皮達一身起取條約朗誦之曰凡

我友邦彼疆此界因得毋論二百六強弱皆相  
因其權不可以假人三曰會盟之後凡成兵於外國之  
界之四曰陸軍之權斯已達戶之海軍之權雅典戶  
之五曰海陸之權有連約古戶之討之新國之師或助  
或否不於強之漢已哥倫多雅典德已均為異辭  
將監皮逐耳曰斯已達全權使人得代表斯已達及  
同盟二十四邦永守斯約神人鑒之言畢簽字於  
國皆愕然不敢言越已美細達起立曰德已全權  
使人越已美細達謹代表德已及比約低亞曰盟十  
二邦永守斯約神人鑒之將簽字皮逐耳止曰到

國有獨立之權我在約章仍於連之越已美細達曰  
比約低亞建國以來列在十二即今之同盟國也同盟國  
既未之敢連且斯已達能代表二十四邦德已獨不  
代表十二國乎西福西勞怒駭之出比約低亞所國道  
不與盟重揭而勞微曰盟軍四十萬伐德已合疾作  
乃屬雷音武越已美細達還國集十二同盟軍約  
三十萬已為大將百路丕達副之軍尚未集越已  
美細達先令加倫以三萬人守魏鐵崙令智留以  
三萬人守平且威補之曰力守十日則同盟軍集矣斯  
軍至一兵林多揚言待後軍雷音武陰帥精兵

三萬出海道。遂襲平旦。破取。各兵攻魏鐵峯。  
加倫不解守。退。與大軍合。斯軍四十萬。屠至雷音。  
武以十五萬。付仁宏量。取道羅格利。攻德巴都城。而自  
率二十五萬。進據比約。低亞。兩國。時德兵至。七十三萬。  
越巴美納。遂使加倫智。副勢。為本將。七萬人。當  
仁洪量。自帥十六萬。當雷音。武士氣皆慷慨。有敢  
死。志神威。軍喪服。出國。以告。遂。以日戰。而捷。必鼓  
樂。迎我。不捷。則人奴。團。墟。吾。也。惟。以。血。濟。鐵。耳。不。能  
以。德。巴。人。為。斯。巴。也。作。馬。牛。也。大。軍。並。程。進。至。隆。具。  
希爾志作登山而望。不見敵軍。越巴美納。遂喜。曰。天  
路德拉

